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卬鄉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九

梁　昭明太子　蕭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碑文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棲　善曰姓氏英賢録曰王少字簡栖瑯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録事參軍瑯邪

王少製　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少字簡栖瑯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斟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善曰僧肇涅槃論曰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昬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處 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竭之國用開不言之道也**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黙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銑曰杜口謂不言也同善注

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濟曰彝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善曰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極天地之始**言之不可以已其在兹乎**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鬷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然爻繫所詮窮於此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銑曰繫繫辭也筌期也此域謂道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詞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

住大高山者喻大湼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夫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定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欲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惠以通其理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

其終始善曰法雖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者也　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識智字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五臣本作乎字　善曰妙法蓮華經曰昔在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

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馬四方皆伐無私與馬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摩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

兮何適莫之足嬰　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和和來無不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法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銑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

也圓對蓋謂無滯閡也冥立謂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良曰言道合萬物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

善曰如來佛號謂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向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

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行之安車五行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横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齊矣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五臣本作浚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

忽其離鍵玄風晻以雲頹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逆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馬而不損酌馬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遠也關鍵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善曰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銑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善曰夫行慈者以眾生為緣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

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禅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向曰大士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善曰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之界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

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感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曰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

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

之為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遥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盤復無質也物質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善曰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世界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

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熈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良曰標遑謂游處也橈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　濟曰焚燎火也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善曰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盤也象教謂為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頹壞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吝杜預左氏傳注

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向曰正法既沒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銑曰意順於非成以為是口辯其偽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前狹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

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

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絶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翰曰幽讃謂遠劫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頹壞之綱紀繫絶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紐帶也

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衆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

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際境也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

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翰云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銑曰大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與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曰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

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辨亡論曰城池無藩
離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
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閡若無
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
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
教肄謂教人習
法也肄習也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
勒丹青之飾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
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
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
曰周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
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
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
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

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畫形像經歷冦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畫功金石圖形丹青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畫佛像以崇其法也然後遺文間去出列刹察相望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大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翰曰遺文謂經也列刹佛塔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䖵支圖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坚光遂王彼至萇子

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届尋陽見廬峯遂居鴈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煕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厯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數迹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由於吳

頭陀寺者沙門釋惠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

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弃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漻滆浩汗又曰濯泋濩渭蕩雲沃日　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善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　濟曰迴照也薄迫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翰曰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之貌東望平皋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向曰超忽遠貌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銑曰

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也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緣生緣空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赴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佛　良曰宅居也言如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曰惑煩惱也言萬物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　亡無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肌膚於猛鷙善曰禮記曰古者謂

年為齡齒亦齡也田邑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馬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嬉龍黿水處　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肌膚肉也猛鷙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鴿也

班荊蔭松者久之

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向曰班荊蔭松柏山野之居　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　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

之草以置經象也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　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曰周禮曰薙草下士二人鄭玄曰薙剪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翰曰薙芟也經行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五臣本無興字宗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刹莊嚴而供養也　良曰刹塔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

為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伽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 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以歸正真 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修堂守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銑曰纂繼沒死也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 翰曰軌迹也莊子曰藏舟於

聖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愉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僧徒闃其無人榱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善曰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榱也榱椽也賈誼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銑曰榱椽也構起也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子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 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 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行之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 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　向曰格至光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西外又大開惠澤與復頹壞之理也是以維新舊物康濟多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翰曰帝命維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濩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濩湯樂也　向曰韶舜樂濩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

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伺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

粵在於建武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改元為建武 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

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銑曰方城楚也龜蒙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暄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暄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翰曰暄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智刃所遊五臣本作由日新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善曰瑞應經曰迦葉

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荅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銑曰虛心求物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以

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巨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翰曰慨恨也簣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弃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

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向曰間伺也

庀匹耳徒揆日各有司存

善曰左氏傳宋災使

華閑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庀具徙衆揆度也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翰曰亘偏也因高丘起高樓故曰就遠也層軒延袤茂上出雲霓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銑曰逶迤相連屬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夕露為珠網朝霞

為丹雘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雘以赤飾殿也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馬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馬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如來云身金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珠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濟曰

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藉幽閒安樂之事息心了義終焉游集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仙靈之所遊集向曰了覺也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伐五臣本作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善曰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爾雅曰劭美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

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蠕動蛸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揔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銑曰器物也

淳源上派澆風下黷

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澡淳散朴淮南子以澡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特垢也杜木切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

愛流為海情塵為岳

善曰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曰積亦見多為惡曰積亦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想漸積若塵飛為岳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虯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

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乃睠中土聿來迦衛

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睠顧中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大宅拔濟衆生　良曰奄同荒理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

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慜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閒處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　濟曰既已也

帝獻方石　天開淥池

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弃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翰曰瑞應經曰佛成道見敝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

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白佛言可以浣水也是為帝獻方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為天開淥池

祥河輟水寳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絶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銑同善注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 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也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翰曰波澄謂心静雲起謂其應感也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舎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舎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耆山謂闍崛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衆比丘也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耶離菴樹園內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止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静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

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

象正雖闕希夷未缺

善曰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闕漢書音義文穎曰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嚮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闕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然其無微之道未缺廢也

於昭有齊式

善本作戒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柵

翊洩反協韻　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録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弱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柵栫也音裔翊泄切叶韻　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

舉大業脩其壞法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枻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倚五臣本作傍據崇巖臨睨通壑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濟曰睨視壑川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膴膴武亭皐幽幽林薄善曰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上林賦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向曰膴膴草貌亭

準平澤也草本叢生曰薄也

媚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銑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本此佛法而挹酌也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　良曰靈宇寺也葺修也

丹刻翬飛輪奐煥離立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

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　翰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囷高大也與文章貌暈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睟容已安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閒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闢開也睟容潤澤之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

桂深冬燠於六松踈夏寒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暖也　銑曰深謂葉密也燠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神足遊息靈心往還善曰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曰界

勝幡西振貞石南刊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衡顏子碑曰乃刻玄石而旌之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向曰安陸郡名昭謚也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五臣本有郡字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煞過江居晉陵武進縣橋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籙

次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　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籙並天子將興之符應

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作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善曰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祖宣皇帝雄材

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凡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向曰謂緼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者也氣蘊約粉風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

髙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　翰曰藴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立行**五臣本作身**可模**五臣本從才**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臣本作照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向曰範法也　銑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

詩曰率由舊章　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由用也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善曰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　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善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　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三辰日月星也四瀆江河淮濟也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

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

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顔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銑曰庸用也蒞臨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無而字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貫逵國語注曰略簡也　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

部統也數術也 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

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逐擁朱旄作鎮淮泗 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踰升為天子也侯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

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

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

善曰廣雅

曰龕取也枯耽切　向曰龕勝也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圖也　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蓋同王子洛濵之歳實惟辟疆内侍之年善曰周書晋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向曰王子晋初遊洛濵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晋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静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説之士相如見而説之客游梁禮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　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馬言王初為宋邵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勑之言使其掌之也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滙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己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　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方軏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為王方軏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

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　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　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允信也膺當也**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善曰晋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協合隆盛敷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也峻高也

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扆牖之間匡諫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也扆户牖間也替廢也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公以容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名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

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還為天子之近職

出納惟允劒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抱劒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良曰還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抱劒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翊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同善注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還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馬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

也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戭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奐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　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

善曰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維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　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

都會殷負

五臣本作阜

提封百萬

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

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為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袪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且為劣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亦何足稱盛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祖鴻飛究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摩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五臣本作用**上德綏用中典**善曰

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蔵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銑曰綏安典法也

疑獄得情而弗喜

善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其有罪

宿訟兩讓而同歸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緬化兩讓而歸也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鄭攸之緝熙祗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黄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滅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

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黄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荆州牧也古之遣將者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荆州并有軍故也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銑曰殷正也言荆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二山名吳都賦曰徑路絶風雲通良曰衡巫二山

名西通鄾憂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鄙鄾人杜預曰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濟曰鄾鄧鄧邑名三七謂二千一百里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内如門限之内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為之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銑曰暴曬陽日也言恩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盛人皆畏其猛也

澤無不漸子盥螻蟻之穴靡遺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　良曰漸入靡無也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濟曰容光小隙

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善曰史記曰臯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令以近及遠光行於已而及於人也

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運行也

遠無不懷邇

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還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甞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絶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

禁者察民有孝悌廉絜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箴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候府寄隆儲端任顯**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翰曰候府宿衛之官也儲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東西兩晉茲選特難**向曰謂此官晉朝選人任之特難也**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玹功高而後至**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

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升降二宮五臣本作君令績斯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中領軍太子詹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侯待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禹穴神皐地埒分陝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奥區神皐袁焕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

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準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準分陝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呂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陝地名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善曰謂天子都江左以來遞求此任也

東渚鉅 五臣本作巨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瑯邪孔準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眾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

淵藪胥萃萑桓蒲攸在 善曰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藪大林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取人萑蒲之澤也萑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

有盜亦如在於萑蒲也**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善曰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貨者利有所并也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郭堰之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蹰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甍翰曰郭堰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刑政繁夥舊難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南山羣盜未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傰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傰音朋銑曰漢王遵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馬　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

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土　濟曰下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誠恕旣孚鈎距靡用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

為距也　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
也乎信鉤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姦路而緬
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善曰
人明信則鉤距無用尚書
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　向曰漢宣帝時長安
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赦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
長曰今忽召諸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
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酒偷長以頳色汙
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頳色汙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
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無假里五臣本作黑端之藉
待此詐而姦惡之長必見誅翦
而惡子咸誅善曰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
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
著里端　銑曰同善注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
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

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善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孚敬也南陽葦杖未足五臣本作或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頗無怪之曾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濟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潁川之惠無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州五臣本作川典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

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
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論語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
也三年有成　向曰祇神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
懷之　銑曰歌詠其德也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
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
志曰鄰國望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
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麾旆每反行悲道
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
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
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
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
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
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

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覇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冦恂為河南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冦君一年上乃留恂　翰曰後漢冦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冦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五臣本作莫過

千里

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

善曰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

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銑曰崤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西接崤武關路曾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崤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折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良曰崤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蠻陬子侯夷徼古弔重山萬里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阸濟曰陬聚徼居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四妙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翰曰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

不息向曰鼓烽皆所以警候邊賊也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銑曰推埋謂刼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傲慢侮欺禦止也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亦不能裁制也加以戎羯居謂窺窬伺我邊隙善曰朱鳳晉書曰前後從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翰曰戎羯並夷狄名也窺窬覘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善曰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陌車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

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
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
境早閉晚開也　向曰
並謂秋時備守邊疆
永明八載疆埸大駭　善曰吳均
齊春秋曰
永明八年匈奴冦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埸
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
師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年號疆
埸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　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　良曰怡悅也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
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濟曰
揚舉也旆
旌旗之屬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善曰毛詩曰驅馬
悠悠又曰于彼原
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
曹植詩曰指日遄征　翰曰遄速也
威令首塗仁風載

路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軌躅清晏車徒不擾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　銑曰軌躅車馬迹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善同良注　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善曰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　濟曰言鮮卑如犬羊之畜徼賦

嚴切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翰曰謂後魏主斂賦百姓嚴切也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善曰漢書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害也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銑曰扇舉也孚信也言行忠信之德也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

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還安定屬國都尉破羌豪帥感奐恩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濟注同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雛雉必懷豚魚不爽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
周易曰信及豚魚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恭為中牟令
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
奕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
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衞遷
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向曰蠻夷感其
仁惠皆傾其巢居部
落望緬恩德而來也
椎直追髻髽側瓜首日拜門闕
善曰漢
書曰尉
佗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髽首
銑曰椎髻髽首蠻夷結髮之形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善曰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
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𦸗等慕化歸義
作詩三章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滿於
道也各以其方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
詩傳曰具俱也　濟曰數布也
彊民獷古猛俗

反志還情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彊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翰曰彊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還情歸善也

風塵不起囹圄五臣本作圄寂寞善曰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側眉反　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葦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遇盜也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秉停之於田也

蝝緣蝗弗起豺虎遠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苛制其後傳言虎相

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良曰蝝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北狄懼威闗塞謐静濟曰北狄謂魏也謐清也偵諜不敢東窺駞馬不敢南牧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閒為國賊者徒頰切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邊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闚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諜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善曰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翶翔兮周章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銑曰龍駕紫蓋並天子行

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

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耕夫釋耒桑婦下 五臣本作不 機 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其將甍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

參請門衛並走羣望 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甍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霣 善曰颱然吹木葉落皃 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衆僚官也霣零落也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也

男女老幼大臨 去 街衢接響

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夷羣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居部落也望城拊膺震動邪邑並求入奉靈櫬楚杳藩司抑而弗許良曰櫬棺也藩司府官屬也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丸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書曰惟有慙德　翰曰晉羊祜都督荊州卒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

君遠有懋德也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　濟曰神駕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顒顒歎慕盈塗　向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楚囊之請雖善本作惟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　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

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

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翰曰衛大夫史魚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

二宮軫慟

五臣作動

遐邇同哀

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宮也軫隱也言惻隱而哀慟

追贈侍中領

五臣無領字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

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

也允副朝端兼掌屯衛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聞凶哀震感絕移時濟曰移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痾緜留氣序濟曰遘遇也緜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善曰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循牋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修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銑曰勉彊也膳食也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彊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

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
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
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覲近見上獨居不御酒
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寛解上意 良曰
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祖
意勸喻也 濟曰御食也若此移年癯求俱瘠改貌善曰爾雅
曰臞瘠也與癯同渠俱
切 翰曰癯病瘠瘦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
天倫也何休曰弟兄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
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
昭王與明帝兄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
也振自儔匹也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 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
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當
也纂繼也言繼太
祖之業而立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良曰言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令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玄言談道也

鞶帨之麗篆籀直又之則

善曰法言曰令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帨巾也喻令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

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向曰鞶帶也帨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之書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　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言王之奕奕思雖奕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　至

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游士林 虛懷博納幽關洞開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西征賦曰胷中豁其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也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蓋百代之儀 五臣本作世

表千年五臣本作載之領袖曾不慭魚靳留梁摧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斯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良曰慭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濟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舂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凡我僚舊均哀共慼翰曰慼憂

也怨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向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思所以克播遺塵㪘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㪘之天壤以顯元功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㪘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翰曰刊刻也徽美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翰曰有娀氏女吞鷰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曰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嗌嗌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鷰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有娀同善注故云祚始玉筐也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向曰三仁同善注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

本枝派別因采命氏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

先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馬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采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采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善曰謂從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

自茲以降懷青拖紫　善曰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向曰懷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崇基巖巖長瀾瀰瀰　密爾反　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銑曰巖巖高皃瀰瀰流長皃言其祖宗德

高而祚長也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善曰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誄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　向曰蒸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於天維

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應期誕德絶後光前

善曰曆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陼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絶後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絶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光前也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銑曰謂先覺事幾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翰同善注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

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升降文陛逶迤魏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
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
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銑曰文陛
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皃魏闕天子之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善曰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良曰恩惠仁德如
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
漢論語子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曰日新之謂盛德　翰曰用事簡下人
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為盛美之道在上哀矜臨下

莊敬 善曰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 草木不夭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夭而得性也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也 羣夷蠢蠢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蠢動也 向曰蠢蠢動皃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從相從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子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

王乎此又曰石户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銑曰摯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善曰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内漢書曰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筰之君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　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簣也簣土籠也

四壯方馳六龍頓轡善曰毛詩駕彼四壯四壯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

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下駐頓下其轡光陰已没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斯民昌仰邦國殄瘁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向曰緬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馬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齊隕晏平行哭致禮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擊騶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況我君斯皇

之介弟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善曰左思七畧曰閶甲第之廣裦建雲陛之嵯峩　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善曰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菆也殯君棺以龍輴菆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也　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載其柩以歸也以船比車故云軸也競蓋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遵渚號追臨渡望哭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

送之也遵術也**無絶終古惟蘭與菊**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絶兮終古　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絶至于終古也**塗由帝渚朱軒靡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没於此故云緬柩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榮令則無此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逝川無待黄金難化**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銑曰待猶停也黄金雖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鐘石**

徒刋芳猷永謝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鍾即金也刋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諡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施女也向曰瓛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傳曰老萊子逃

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孫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遯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戴在冀之畦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戴相隨畦音

攜　良曰言夫妻相與負戴營業之物以相隨也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居室有行亟聞 五臣本作間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烈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袁曰臣亟聞其言矣　濟曰亟數也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瓛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　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恢是瓛六代祖也故瓛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導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銑曰二門謂劉王也

肇允才淑閫德斯諒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内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也

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孔融為北海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子為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二君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欃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皃謂先生卒而墓樹已

合拱也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令云合葬埜獄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埏墓中道也扃開也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為爵祿重也匪非也

文選卷五十九